

LOVESWEPT® is a trademark of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Loveswept

They are Stories of
very important ingri-
able stories in the
of consistently high
make you cry, but a
pieces without their
Most romance fans
will keep them in
their LIVESWEPT

孤枕難眠



【獨家授權】獨家獲得授權出版全球中文

The Princess And the Pea

Fayrene Preston

費倫妮·普莉斯頓●著 文君●譯



精美名著 2013

孤枕難眠

The Princess and the Pea

作者：Fayrene Preston
費倫妮·普莉斯頓

譯者：文君

希代書版集團
精美出版社發行

孤枕難眠／費倫妮·普莉斯頓(Fayrene Preston)作；文君譯。——初版。——
—臺北市：精美，1993[民82]
面；公分。——(精美名著；
2013)
譯自：The princess and the pea
ISBN 957-716-045-X(平裝)

874.57

82004192

孤枕難眠

The Princess and the Pea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 1993

◆原 著：Fayrene Preston

◆譯 者：文 君

◆發行人：梁一誠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執行主編：曾敏英

◆出 版 者：精美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 話：7911197・7918627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 撥：0017944-1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排 版：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台北市八德路4路8號2F-1 電話：7634466

◆Copyright © 1992 by Fayrene Preston

©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Gin-May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初 版：1993年7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國際書碼：ISBN 957-716-045-X

◆Printed in Taiwan

They are Stories of true romance and touching emotion. We believe those two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s are constants in our highly sensual and very believable stories in the **LOVESWEPT** line. Our goal is to give you, the reader, stories of consistently high quality that may sometimes make you laugh, sometimes make you cry, but are always fresh and creative and contain many delightful surprises within their pages.

Most romance fans read an enormous number of books. Those they truly love, they keep. Others may be traded with friends and soon forgotten. We hope that each **LOVESWEPT** romance will be a treasure--a "keeper".

這是一系列動徹心扉、沁人心脾的羅曼史，它們將引領讀者邁向真實的高感官世界中。我們的最終目標，便是將萬千珠璣熟語奉獻親愛的讀者們，讓熱中羅曼史的朋友能共同分享這股感情洋溢的甘泉。在這一連串悲喜交集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教人愁腸百轉、有些則教人笑逐顏開，它們皆固持鮮銳創新的本質，在冥冥之中，自有一股驚喜的洪流穿梭字裏行間。

我們衷心期盼此系列文籍在推出後能深受讀者眷顧，企望這每月三次的羅曼史慶典，能長久盤桓您們心中，成為一顆值得珍藏的寶石。

·幕起·

愛情輕輕悄悄地來臨，改變了她的人生觀，連難以治癒的失眠症竟也不藥而癒！



精明幹練的女主管梅莉珊德為了治癒困擾她多年的失眠症，一心想買回童年時在姑婆家睡過的那張骨董床。

她在工作繁忙之餘，抽空回到雷西鎮，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說服目前那張床的主人——克姆倫。

·孤·枕·難·眠·

LOVESWEPT

♥004

英俊、迷人的克姆倫卻在看到梅莉珊德的第一眼，即被她深深吸引。
梅莉珊德要他的床，而他卻要她的人，但是他發誓，願意等待她真心肯接納他的
那天……

·孤·枕·難·眠·



盡情徜徉飛翔吧

讓 Loveswept 伴您遨遊——
奇幻、甜蜜的爱情樂園



當落幕之後

或許 您盡可揮撒

屬於自己的 Love Stories

—— 一位彩虹繆思



佇立在阿拉巴馬州輕柔的暮色裏，身旁停著她那輛風塵僕僕的旅行車，梅莉珊德·蕾妮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露出微笑。空氣中瀰漫著玫瑰、茉莉和紫藤花的香味，跟她記憶中的一模一樣，一點都沒變。讓人聯想到夏日慵懶的午後，和舒適靜謐的夜晚。

而那棟房子……

兒時的記憶又再度鮮明起來，在這薄暮中，那棟房子看起來似乎一如往昔。她彷彿看到自己又回到了八歲的時候，在爬滿紫藤花的格子架下跑進跑出，無憂無慮，嘻嘻哈哈地。

那棟房子很大，雙斜的屋頂上，參差不齊地豎著幾根煙囪。前門有一個寬敞的門

廊，轉彎的地方擺一張餐桌和幾張椅子，上面架著角樓式的屋頂。房子的另一邊，做成一座塔的形狀，有三層樓高。第二層有一個凹進去的露台，連接著一扇法式的落地窗。窗子裏面，一間寬敞的臥室。沿著門廊上的天花板邊緣，嵌著極細緻的珠形紡鐘圖案。每一個角落上都鑲上花邊紋飾。整棟房子就像是個精緻的蛋糕，裝飾華麗，等待宴會的開始。

然而，她知道，宴會早在多年前就已經結束了。

一陣持續的嘩嘩聲將她從回憶中拉回現實。想到過去那美好的時光一去不回，她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瞥了手錶一眼，按下按鈕把鬧鐘裝置關掉。她到這裏以後已經過了四分鐘了。她簡直不敢相信。這不像她一貫的作風，讓時間這樣白白溜走。但是，今天特別，因為她再度回到了闊別二十年的地方。

手錶的鬧鐘聲提醒了她該做的事。她從車窗探身進去，從座位上抓起她黑色的香奈爾皮包。從裏面拿出一瓶胃藥，塞了兩粒胃孔片進嘴裏。然後，把皮包甩到肩膀上，輕快地跑上前門的階梯。

從門上的小窗看進去，沒有人在那裏面。但是她聽到有人在裏面刮擦什麼的聲音。她

揪了門鈴，然後把一縷散下來的頭髮擦到耳朵後面。今天一大早天還沒亮，她就從達拉斯趕來這裏，臨走的時候，只匆匆地綁了個馬尾。現在她覺得有一半的頭髮都鬆掉了。不過，她並不是很在意。

她又揪了一次門鈴。然後，發現了剛才沒注意到的事。房子的漆都已斑駁剝落了。她用自己短小而素淨的指甲，把這些剝落的油漆慢慢刮掉。當她清除著門鈴周圍的油漆時，又看了一次手錶。真是的，她浪費了太多時間，而她最痛恨浪費時間了。她必須趕緊打電話給山姆，看看和福特涅斯地區的汽車廠商談得怎麼樣了，然後再確定一下是否要租一輛拖車。剛剛吃的胃乳片根本沒什麼作用，她的胃還是很痛，也許她應該先吃點東西的。

她旋轉了一下門把，門沒鎖。「哈囉？」她叫道。走進屋內。

沿著刮擦的聲音的方向走去，來到了飯廳。一個男人站在四腳梯上，正在把天花板上上的油漆刮掉。光著腳一邊吹著不成調的口哨。

她忽然停住了，嘴巴張得大大地。

他的身軀在緊身牛仔褲和丁恤下畢露的線條，使她不由得心跳加速，陷入遐想，他

那結實的臀部——噢！每個女人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的，她這樣在心中對自己說道。他臀部的形狀實在太誘人了，讓人不禁想摸摸看。她發現自己的手心居然開始在出汗！

她強作鎮定，閤上嘴巴。並且提醒自己，她的觀察只是純粹以職業的眼光為出發點的。以她專業的眼光來看，他的下半身簡直天生就是為拍牛仔褲廣告而設計的，以他的體格，穿上T恤的話，肯定會比馬龍白蘭度穿著T恤出現在電影上，讓大家知道內衣也能當作外服來穿的形象更具說服力。這個站在梯子上的男人，在這裏刮油漆簡直是白白浪費他的時間！他如果去當廣告模特兒，一定前途無量。她還想到他到時是否需要一個經紀人，並且在腦海中記下，注意適當的人選。

「對不起，你能幫我個忙嗎？」

克姆倫·泰德嚇了一跳，轉過身來。當他看到一個年輕女子站在眼前時，他的眼睛睜得好大。打破這傍晚的寧靜的，不是她的聲音，而是由於她的出現。就算現在他是看到她由一個細胞一個細胞慢慢成形，而變成一個人的時候，也許他還不至於這麼驚訝。這個女子這個時候出現在他的維多利亞式的飯廳內，簡直像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外星人一般地出乎人意料之外。

她穿著一件短褲，襯托出修長的雙腿。還有一件圓領的無袖汗衫，以前可能是綠色的，但是現在已褪得只剩下淺灰色了。再來是腳上的一雙磨損得差不多的網球鞋——沒有穿襪子——及一個看起來很昂貴的皮包，但是吸引他的，並不是她的穿著。

吸引他的是這個女子本身，以及由於她的出現，他的身心所產生的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她有一雙碧綠的眼睛，像深邃的湖水般閃閃發光。奶蜜色的皮膚，散發誘人的光澤，一頭狂野的紅鬘色頭髮，讓他不禁想到，如果和她做愛之後，她的頭髮會亂成什麼樣子。

她向他微笑。「嗨！我叫做梅兒·蕾妮。很抱歉嚇著了你。但是我先前按過了門鈴了。」

「妳叫做梅兒？」

她很難不去正視眼前這個男人。所以她盡快地讓自己覺得是在衡量他的條件，一如她平常面對一個模特兒所做的審視一般。她的工作一直讓她覺得有安全感，而現在她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

他濃密的灰褐色的頭髮，似乎不怎麼梳理過。事實上，這稍嫌過長的頭髮，透露了主人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上理髮院了。他臉部的五官粗獷、剛毅，比起她每天接觸到的模特兒來說，並不能算是好看的，但是她敢打賭，如果《Q》雜誌用他做封面，銷路一定會很好。而且買的一定都不是男人。

他那男性的體魄，讓她體內女性的特質都沸騰了起來。光是看著他，就會想到性。而且不是她在大學時經歷過的那種偷偷摸摸、小家子氣、無法滿足的性。這個男人讓她聯想到的性，正是她每天絞盡腦汁企圖加諸在她的促銷商品上的魔力，一種摻雜著轟惑、引誘、令人著迷的，甚至是帶著不可言喻的愉悅力量。

這些形容似乎還不夠。他還有一雙像保羅紐曼一樣湛藍的眼睛，彷彿能看穿人心似的。她下了結論：這個男人。如果讓他當模特兒的話，任何產品都可以賣得出去。不論是汽車、冰箱、甚至是銀行，而美國的女人，包括她自己在內，都會搶著購買。

忽然，她發現他一臉孤疑地望著她。無疑地他正在等著她回話呢！「噢！事實上，我的全名叫做梅莉珊德，但是大家都叫我梅兒。」

他在抹布上把刮刀擦一擦，好像要看穿她似的注視她。「梅莉珊德這個名字不太常

見。

「是呀！的確是。」由於每次一講出自己的名字，都得花時間再作說明，因此除非是別人主動問起，否則她不會說出全名的。「我要找克姆倫·泰德。你能告訴我，哪兒可以找到他嗎？」她想，如果他了解到現在已經不早了，大概會很快告訴她這間屋子的新主可能會在哪裏。她又瞥了一眼手錶，又加了一句：「現在已經七點五十一分了。」

他從梯子上下來。「是誰給妳取這麼浪漫的名字？梅莉珊德？妳母親還是父親？」她一向就沒什麼耐性。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像她一樣這麼急性子的。所以她盡量按捺住脾氣，平靜地回答：「是我媽媽。」

「你父親不太浪漫嗎？」

她的父親根本是個酒鬼。但是她從來不曾告訴過別人，尤其眼前這個男人。這個眼睛凝視著一個女人的時候，會讓她想要和他上床的男人。她用客氣地，但卻不容反抗的語調說：「如果你能馬上告訴我泰德先生現在在哪裏，我會非常感激你。」她又看了一眼手錶，提醒他：「現在已經七點五十二分了。」她忍不住補充道：「又二十二秒。」說完就開始氣自己又這麼衝動。前幾天她的醫生對她告誡一番之後，她已經決定要盡量改

進了。

「妳還知道幾秒嗎？」

他似乎有點驚訝。而她自己不自覺地辯護道：「這一點也不難。你只需要一只錶。」她的錶是電子數字錶，而且是最準確的一種牌子。「好了，你能不能告訴我——？」

他慢慢地走近她。走得越近，她臉頰上、鼻子上的雀斑就看得越清楚。真有趣，她想，但是她眼眶下有些發黑……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菲麗絲叫妳來的嗎？」

當他話說出口，他就知道答案了。在過去幾星期中，他姊姊幫他介紹了許多她的女性朋友。但是沒有一個像這個女人——這個梅莉珊德——一樣，在這種天快黑的時候才出現的。其他的那些女人們，都完美無缺，像是高雅的、備受呵護的玫瑰蓓蕾，彷彿是出身貴族的高貴仕女，連指尖的指甲都經過專人仔細修剪整理。

但是梅莉珊德不同。她是帶著旺盛的生命力，世俗的、綻放的豔紅玫瑰。他發現自己竟然想要把這朵玫瑰摘下來。

她搖搖頭。「對不起，我不認識誰叫菲麗絲的。」

他肆無忌憚地上下打量著她。「梅莉珊德，好可愛的名字。讓人有一種神祕的、謎

般的浪漫的感覺。這很少見，你不應該把它縮短了的。」

她在說話上從來不落人後，反應一向很快，但今天她在回答前忽然遲疑了一下，以便整理自己的思緒。她想：那一定是因為他有雙貫穿人心的眼睛。這個男人的雙眼，絕不會錯過任何一個細節，甚至可以看到比別人更多的東西。她並不知道他以什麼工作為生，但是她敢打賭，他一定不是只把他的時間，都花在刮油漆的上頭。

「噢！還有，」他說：「門鈴已經壞了。」

「哦！」她突然感覺到緊張正在她皮膚底下蔓延開來。

「你不是從附近過來的吧？」

「嗯！」他滿意地點點頭，好像她的回答果然不出他所料一般。她又說道：「我住在達拉斯，聽好……你到底認不認識克姆倫·泰德？」

他不是故意逃避她的問題。只是他剛好對她有一些疑問，而且顯然地對她的回答極感興趣。「那麼，你來雷西鎮做什麼？這兒離高速公路太遠了，窮鄉僻壤的。」

她不禁氣得咬緊了牙關，她很明白這一點，所以命令自己一定要沉住氣，放輕鬆。

「我在找泰德先生。」

他也注意到她下巴緊繃的肌肉。除非給她一個交代，否則是不可能再問出什麼來了。「那麼，今天我真是太榮幸了呀！小姐。」他用低沉而有磁性的嗓音慢慢說道。好像嘴裏含著一顆糖果似的。

她再度張大了嘴。「你就是克姆倫·泰德？那你為什麼不說？」

「我想我剛才就是在說了。」他的眼光落在她的嘴唇上。「我能為您效勞嗎？梅莉珊德小姐？」

她很難得有手足無措的時候。在任何壓力之下保持鎮靜，是她頗感自豪的長處。而且她現在並不是手足無措，她這樣告訴自己。什麼事到頭來都會好轉的，這只不過是小事，椿罷了。畢竟，供與求是做生意的兩大基本條件。他只是擁有她想要的東西，而她也願意付錢購買。「你能把你的床賣給我嗎？」

他的眼中閃爍著好奇的光芒。「這越來越有意思了。梅莉珊德，我倒是擁有好幾張床，你能描述得更明確一點嗎？」

即使他用全名來稱呼她，她也能保持不受干擾。就算他有好幾張床是一件頗令人感到好奇的事，她也不容許自己去猜測他到底擁有多少床，以及他要這麼多床是要做什